

深红的野莓

杨 奎

广西人民出版社

序

谢盛培

友人杨奔兄给广西人民出版社寄来一叠文稿，附信说：“我老了，身体衰了，这些散文是最后的存稿……”一个多么恳切的声
音，崇高的悲吟！

往事依稀，无限遐思袭来，杨奔——一个默然无闻的乡村穷书生，笔耕一生，留下这“最后的存稿”——一个智者的最后感喟，作为乡友，熟知他数十年从文事不矢志，岂能闻而无助！所幸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审读文稿后甚表赞许，写评语道：“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散文集”。并称赞道：“作者知识广博，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引经据典不乏警世之思，文笔老辣含而不露，如幽溪百折曲尽韵致……确非一般浅薄文字可比。”遂是杨奔兄出书的愿望得到兑现。值此翻阅

清样之际，诗人那专诚的咏叹仍然回响于耳际，亦见示编书人通往写书人的深切之情。书籍作为人类智慧之花，作为历史前进的姿影就这样精美地凸现，一条作家的叫喊与编辑的深情交融的河流，款款奔泻，将苦涩的喷射的音响化为颂歌潺潺地播唱，语曰：“诗文美者，命意必善！”然哉，是为序。

1987年7月21日于广西出版总社

目 录

野 莓 子 (代序)	1
葫芦和瓢	3
大罗山顶	8
孤独树	14
筏子	19
水之思	21
青枝	28
哭和笑	33
网	38
镜史	44
珍珠采集	49
飞的梦	54
草	59
小武松	63
不皱眉者	67
老园丁一家	72
绿魔	77
马难	81

、敲门.....	86
鸠摩罗什破戒.....	91
、苏诗中的笑声.....	97
、赫尔岑的战友和妻子	104
、乳汁和汗	109
身后·托孤	114
贱品(二则)	120
、墓铭	127
、死神与死	132
指纹	138
哥白尼传说	143
听雁	148
跋	153

野 莓 子

——代序

叠叠空山，
不见行人的足迹，
每年这个季候，
你坦然地成熟在悬崖峭壁。

——累累的野莓子！
——深红的野莓子！
——酸涩的野莓子！

没有人采摘你，
但你还是要结的，我知道，

没有人品尝你，
但你还是要红的，我知道。

没有人喜欢你，
你因此酸涩了吗，寂寞的野莓子？



葫芦和瓢

说起葫芦有一本经。

它在我国，最早叫做匏、瓠（壶），到六朝时，又称为壶卢（葫芦、蒲芦、瓠瓠）。现代植物学家喜欢分家，把它的子孙列为五户：扁蒲（原产非洲、印度，晚近才移植过来）、瓢葫芦即长柄葫芦（古之“悬瓠”）、大葫芦（《庄子》所称“大瓠”）、葫芦（又名“细腰葫芦”）和小葫芦。

后四种，在我国初民生活中就出现了。先是采食它的嫩果和叶吧，在最古老的民歌总集《诗经》的《邶风》里，就有一篇《匏有苦叶》；可是还有人用这苦叶下酒，如

《小雅·瓠叶》：

幡幡瓠叶，采之亨（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尝之。

而在《卫风·硕人》里，还居然用它的籽实来形容美人的牙齿：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人们用得更多的却是它老了的干果，那是要挂起来晾干的。《论语》中的孔老夫子就慨叹自己的才能派不了用场：“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岂不知道“系”的用场比“食”大：人们可以用连串的干葫芦系在腰间去捕鱼、渡河，称为“腰舟”，跟救生圈一样，那时还没有船呢。即使有了船，还是舍不得它。古谚就说：“中流失船，一壶（瓠）千金”（见《鹖冠子》）。还可以把它去了蒂，开个口，倒出籽粒，用来打酒，带在身边上路，比陶壶轻便而不易摔碎，有如古代波斯、埃及人盛酒的皮袋。好酒的晋人就很珍视它。《世说新语》载：陆机、陆云兄弟初次到洛阳，求见刘道真，以为他会说出什么有分量的话，不想他一开口就问：“东吴有长柄葫芦，卿得种来不？”杜

甫的《草堂》诗中也有“邻舍喜我归，沽酒提葫芦”之句。读过《水浒》的人，都会记得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一共出现过多少次“酒葫芦”呀，全靠它，这可怜的林冲才能抵御了寒气，避开了死亡，得以造反。

干了的小葫芦用途可就更多了。可以做钓鱼的“浮子”；摇动它的籽粒，发出咯咯的繁响时，可以吓唬那些偷食谷物的禽鸟，或作为小孩的玩具，如同今之“拨浪鼓儿”，更可以用来装丸药，免得受潮、泄气。再加细腰葫芦形状很象篆书的“吉”字，是个吉祥的象征，于是又称为“大吉瓶”，这对病人也是一种“精神治疗”。因此，药与葫芦又打上交道，到现在还留下一句俗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传说后汉卖药的王公壁上挂着这个，晚上收了药摊子便跳了进去过夜，既能避风雨，还可以免交房租，到现在河南省那儿还留个地名，叫“悬瓠(壶)”。于是葫芦又成了医师的行业标志，在门口挂个小葫芦，作用有如酒店门口的笤帚或帘子。

切掉老葫芦的柄，在那“斗子”上安上簧管和吹管，就是古乐器的笙（竽），王子

晋吹的就是这种“笙”，南郭先生吹的也是这种竽。现在西南边民还在吹，名为“葫芦笙”。这斗子还可用来做饮器，称为瓢。《周礼·春官·鬯人》中已出现了“瓢斚”，即后来所称的“瓢勺”、“瓢壶”、“瓢尊”（瓢尊）。《论语》中，孔子称许颜回安于“一簞食，一瓢饮”，瓢中装的是茶水；但多数用来饮酒。唐许浑就有句：“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把它对半竖切开，就是“瓜瓢”，到现在山区人还用来舀水，而那长柄正好作把手。俗语笑人机械摹仿为“依葫芦画瓢”，因为切开的瓢已不等于整个葫芦，这样画起来只能是它的切面，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作风千百年前就已使人齿冷，可惜到现在也还有这样的“画手”，误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瓢还有别的用处吗？有的。晚唐成都诗人唐球一生不仕，游历不过二百里，写的诗也无人赏识，便陆续揉成纸丸，纳入大瓢中。到弥留时，便把它投入锦江，流到新渠被人收取流传，称为唐山人“诗瓢”。这瓢，是瓢葫芦的简称，而不是切开的瓢。

《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大瓠”，那是特大的葫芦，据说可以盛五石的谷物。惠施以为它无用击碎了，庄子却说：为什么不用它去浮海呢？——这可能是唐球奇想的引子。这样大的葫芦，也许是寓言家的夸张。然而汉人汜胜之的《农书》里也提到它，是利用多株根系经过嫁接，来养活一株地上茎而结成的。但现在已经失传。这又是一个“闷葫芦”了。



大罗山顶

大罗山^①是古怪的。

极少树和水，满山只有凌乱的巨石，石块至小也如一间屋子大。黑黝黝的，圆陀陀的，有如造物主开销不了的黑面包，又象一只只冬眠的熊。看去是那么软，没有一点棱角，使人真想伸手去拧一把。岩罅间有各种样式的洞：罗隐洞、化成洞……据说有七十二个。过去，在这些洞窟里曾躲藏过被生活所遗弃的人们：愤世的“强盗”，厌世的和尚——他们积极或消极地反抗那不平的世界。当时就流行着这样的民谣：“水平山打劫，出于大罗山盗贼”。

在解放前混乱的年代，我去过大罗山，访的不是强盗，是和尚。

那时家乡寺院里有个住持，叫琅师父。出身是没文化的鱼贩子。因了婚姻的苦恼，和他未出嫁的表妹同时出了家：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他不久就学会了参禅、读佛经（从《心经》读到《法华经》），以禁欲的苦行出了名：过午不食，整夜打坐或跑香。身边一块大砖头，倦极了做靠枕，趺跏时用来压膝（因为脚骨硬了）^②。一年到头赤脚，不洗浴，不换衣服（也没有可换的）。腰间的“乾坤带”断了，就扯一条番薯藤来代替。人们都说他是得道的高僧，于是来进香、布施、问道的善男信女就日夜围住他不放，连腰上那条番薯藤也被寸寸扯尽，带回去作为治病的灵丹妙药。他苦恼极了，连夜悄然出走，遁入这人迹罕至的大罗山，找个洞窟住着，种地，读《楞严》，碰上不少难字。不久，便托采药人捎口信来，要我去“指点”一下。我不忍拒绝。好不容易找到那洞窟。阴暗，潮湿，只容得一个人栖身，一口泥灶、一只水瓮，床和桌都是现成的岩石凿成。洞外开了一块席面大的园地，种着青

菜、番薯。真是家无长物，跟古希腊那桶子里的哲学家差不多③。

在豆大的油灯下，我们谈的和读的一样多。此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坐化前④，他还托门徒向我致意——这口信在他死后才收到。

解放后，大罗山的“强盗”早已绝迹。只剩下几个未死又不愿还俗的老和尚，也开始在养猪兔，试植新品种作物了。好奇的青年男女却喜欢到这蛮荒处所过野营，我就陪他们重来。不但琅师父遗迹早已无存，连那洞窟也早被烟锁云封，无从寻觅了。

归路上，其中一个邀我顺路到他家小憩一下。应门的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婆婆，可是异常的高大、矫健、麻利，眼神带着警惕，两颊还泛着桃花色。问起我们的来处，她扬了扬眉，摇头一笑说：“那有什么景物值得留恋的，左右不过石头罢咧。人在那儿，不饿死也会渴死。”

“真的，在偌大的大罗山，就找不到一条象样的溪流。”

“你早年去过吗，奶奶？”

“去过，还住过呢。”她点着头，陷入

了沉思，再也不搭理孙儿的问话了。

事后我才听说，这老太婆的来历就是一部传奇。走江湖卖艺出身，自择了个对象，由于长得出挑，官吏们为之垂涎，弄不到手便进行迫害，夫妻只好下了海，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她双手能左右开枪，百发百中，诨号“双枪女”，官军奈何她不得，便悬赏缉拿。天罗地网，逼得这夫妇走投无路，便躲到这大罗山石窟里隐蔽了好些日子（自有细作从山下给他俩送饭）。后来接上了线，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激战中双双被捕，男人被砍了头示众；女人以姿色迷惑了牢头，从狱中逃出，就来到这乡下隐姓埋名，招收个义子，娶了媳妇，生了孙子，过着平静愉快的晚年。每到六月六，便拖出床下的箱子在阳台上翻晒什么，连家人都不让过目。当然更少有人知道她的往事。——怪不得我们提到大罗山时，她的眉宇间还腾起一股怫郁不平之气，该有多少感触在她的记忆里浮沉啊！

历史风雷激荡。有的人飞腾，有的人沉沦，有的人飞腾而后沉沦，有的人沉沦而又飞腾，……一切都过去了。大罗山呢，它依

然如故。

大罗山，又高，又大，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半个天宇。天风劲厉，山顶更不长草木，到处晶莹如雪。那不是未融的积雪，是满地的石英，间或可以捡到整块的水晶。我猜想大罗山在地壳形成后，便被冰河拖过，才会保留着如此的古老与荒凉の意味，不与周围群山同绿。站在这山顶，可以望到十几里外那白茫茫的东海、海中的岛屿、海上的点点渔帆……

大罗山！它粗犷、强悍，不用奇峰异木来装点自己，也不惯谦卑地招待来客。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母亲，头发脱光了，牙齿掉尽了，仍然坚强地活下去，披着黑色的丧服，白色的头巾，用深沉严峻的眼光，审视着人间……

啊，大罗山，大罗山并不古怪！

注 ① 大罗山，在温州瑞安县东北，绵亘数十里，其南山脚即仙岩，道书以为“第廿六福地”。

② 佛教修禅者的坐法，双足交迭而坐，俗称“盘花”。有两种，一为降魔坐，以两脚掌压两股下，俗称“单盘”；一为吉祥坐，两脚掌仰于两股之上，俗称“双盘”。此处指后一种，很难，故须以砖石压平。